

戴勉神父小傳



BY TERESA LLOYD

邢敦本譯

傳佈福音於
瘋癲病人的
戴勉司鐸小傳

香港公教真理會出版
地址：堅道十六號

FATHER DAMIEN OF MOLOKAI

The Apostle of the Lepers

By Teresa Lloyd

Imprimatur
Fr. Rembert Kowalski, O.F.M.
Pro-Vicar of Wuchang

Printed at
Franciscan Press
Catholic Mission, Wucha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6 Caine Road
HONGKONG

傳布福音於癡瘋病人的

戴勉司鐸小傳

By Teresa Bold
邢敦本譯

一八〇四年一月三日比國魯文附近垂迷露村中生了一個小孩子，他的父母就請他們的表兄作他的代父，他答應了，並且以聖父若瑟的名字作他的聖名。

這個孩子付了洗，名字就叫若瑟傅士德。

他的家庭是一個清白的農家，他的父母良善耐勞，從若瑟小的時候他們就訓練他，使他恭敬天主和各種聖物聖事。

若瑟的母親同其他的農婦一樣，鎮日忙碌着，她雖然忙，可是她却在忙裏偷出一部時間從「聖人德表」書中找一些故事，讀給她的孩子們聽。

孩子們都喜歡這些故事，並且只要可能就請她讀一些給他們聽，他們看着書上的畫；說着想這些聖人們為愛天主所作的偉大而勇敢的事。

他們最喜歡聽爲悅樂天主而致命的聖人們的故事，和避世以求在安靜中能單獨地向天主祈禱的隱修士們的故事。

一天，那時若瑟差不多八歲了，他同他的約摸十歲的哥哥到學校去。忽然間他們想仿效隱修士們的生活，於是他們就不去學校而到一個被樹林所遮避的僻靜的地方，他們在那裏消磨了一天的光陰，從早晨八點半到晚上九點，大部時間不說話，只跪在地上祈禱。

中午的時候，他們打開了飯盒，各人安安靜靜地吃着，最後他們被一個隣人看見了，就被帶回家去，可是他的哥哥總覺得小若瑟太熱心了——太熱心的憧憬着作一個隱修士。

這是一個奇怪的逃學的法子，就是第二天在校中也不容易解釋的。

但是他們的慈愛的母親也想過一點，她想她的孩子們以後或者可以效法她所說的故事中的聖人們，她想最低她的小若瑟長大了的時候可以成爲一位神聖的英雄。

若瑟小的時候——人家這樣說——他如何不參加其他孩子們粗野的遊戲，而只喜歡在家宅附近徘徊着，他最喜歡隨着小羊到牧場去，同他們遊戲，因之人們就稱他爲「小牧人」。

他在學校也非常用功並且永遠準備着學得一些新知識，他雖然那麼溫和，可是他的精神却十分活潑，身體也極強健，在他很小的時候，他就在農場中幫助父親作工。

除了強健的身體和聰明的頭腦外他還有一雙精巧的手，在各方面他都想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他作所有應作的事，能作到多好就作多好，一件事只要作下去，不完就絕不停住。

人們都喜歡他，信服他，都知道他和藹可靠，並且能在別人的困難中很快的想出法子來幫助他們。

有一次他用了一整夜的工夫去替一個窮婦人看守她的病牛，他知道這可憐的婦人只有這一頭牛，如果這牛一死則她與她的孩子們就都要餓死，因了他熱切的看護，他救了

這頭牛的性命。

他會溜冰，冬天冰凍了的時候他就要到需要他的地方去，爲一些不能像他那樣在冰上行走的人們傳遞信件或辦理其他的事情。

凡是念要理問答的孩子都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

「在你肉身與靈魂兩方面你在那方面要加以特殊的注意呢？」

但是小若瑟博士德在幼小的時候好像就知道救靈魂唯一的法子就是不縱放肉情，不隨着私欲去污穢肉身，他知道這樣做他的精神就可以統治他的肉身了。

自然我們對自己的肉身要十分注意的。

我們的肉身必須有充分的食物，適當的睡眠，同時還要作一些於身體有進益的遊戲和工作，可是如食吃，睡，遊戲，正如工作樣不可一有過逾，那我們對我們身體的注意就太過分了，那時我們的身體就不再適宜於艱難勇敢的工作了，那時實在是肉身統治了靈魂而不是靈魂統治了肉身，像我們所說的那樣。

天主在世的時候不是說過嗎——「誰若願意跟隨我，就該棄絕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我走」。（瑪竇第十四章二十四節）

在這句話裏他教我們，如果我們想屬於他，想快快樂樂地同他在天堂上，我們就應該在世上效仿他，我們要練習着對自己說「不」！在我們痛苦的時候，我們要忍受，像天主在十字架上忍受的一樣，他忍受了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痛苦甚至於死，都因為他愛我們，如果我們也愛他，我們就應該效法他，自願地去受任何痛苦，就好像我們分擔他的十字架，如果他肯叫我們分擔他的十字架，那對我們是極大的榮耀，但是只有聖寵幫助我們使我們的靈魂能統治我們的肉身的時候我們才能明白這件事，這就是不縱放肉情的好處的大原因。

若瑟很嚴肅地照料着他的靈魂，甚至於晚上都不使他的身體舒適的休息着，他在他的床上放一塊長板子，每天早晨很小心地把它放在床底下爲的是不使別人知道，他瞞人瞞了很久，但是終被他母親發現了他所作的事，她罵他，因為她覺得像他這樣的孩子如

果得不到舒適的睡眠是不對的，並且把板子拿走，她很少知道她的兒子將來要爲天主和世人作一些什麼樣的困苦的工作。

一個孩子要想學好，最好是服服貼貼快樂樂地服從他的父母，他們知道他們的孩子需要多少食物，多少睡眠，多少工作和遊戲，孩子們如果能服從，能不驕傲地按着父母的希望作，一定能叫天主喜歡。

若瑟當時一些兒不知道，他在成人的時候他所作的事是多麼偉大，他只想使他的靈魂堅強以便能接受天主所給他的工作，他或者以爲睡在硬的木板上可以幫助他跟隨生於馬槽而死於十字架上的天主，可是在他母親禁止他在木板上睡覺時他能服從，這尤其悅樂了天主。

若瑟的哥哥，奧古司都，希望作一個神父，他的父母，雖然窮，仍然很快樂地把他獻給天主許他進修院。

若瑟自己被送到另一種學校裏去，長大學成以後可以作一個商人。

他很喜歡校中的工作，一切的事也很順利地進行着，他很感激他的父母能使他受良好的教育，使他將來得以在商界佔一個地位。

在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在避靜中聽了一段道理，這段道理使他覺得天主需要他給天主自己作事，他更加緊祈禱，祈求天主啓示給他天主要叫他作的事，這時家中傳來一個信息說他的姐姐要作修女——這就是說他的父母已經把他們的兩個孩子獻給天主了！若瑟覺得要他們准自己出家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

雖然他們難捨他，可是在天主明顯地要叫他的時候，他的父母到也沒有拒絕。

這樣地若瑟進了聖心會，他哥哥亦是這會中的一個修士，這時他就改了名字——叫作戴勉。

戴勉學的是商業，並沒有學過拉丁文，他不能像哥哥一樣去作修士，只是進會作一個小修士。

他在會中作的是灑掃，幫助廚房和打雜的工作，他對於工作的煩難和位置的下賤却

沒有介意過，他知道作一個小修士去待奉爲天主傳道的神父們也就和給天主作工一樣，小修士們親手作一切的事，照管着大家的屋子和飯食以便神父修士們可以安心祈禱，教書聽講——作這些與天主有關係的事，小修士們不能有許多的時間到聖堂去祈禱，可是他們作事就是祈禱，因爲這些事也都是爲天主作的。

戴勉修士對於自己的工作極端注意，不論什麼工作中都感得到興趣，並且按自己的力量將一切事作得極好。

有時候在他忙於灑掃時他哥哥就念一些拉丁文給他聽，戴勉學得很快，不久他哥哥也就給他上起課來，幾個月以後他就學會了拉丁文，聖心會的會長這時也就決定了准許他讀書預備聖神父。

最初他被送到巴黎去以後到了魯文，他很安定地讀書，靈魂也一天比一天聖潔而且堅強，他極謙遜和藹，勇敢而貞堅，對於一切的命令都服從，不依賴自己的力量，只深切地安靜靜地仰靠着天主的幫助。

當他在魯文的時候人們都覺得戴勉極愛慕聖方濟各沙勿略，他愛想這位在印度爲使遠東的異教徒們尊崇天主而捨棄了自己一切的宗徒的一生，和他的死。

戴勉每天在這位聖人像前祈禱，請他代祈天主許他有一天被派往外國傳教。

他祈禱的回音意外的來了，他哥哥，這時改名潘菲理神父，在升神父以後就被派往太平洋島上傳道，在他行裝準備好了即將就道的時候，潘菲理忽然得了傷寒病，他不能去了，戴勉這時還不是神父，只領了小品，但是他最後竟得到了准許——准許他替他哥哥。

從他未就道前給他父母所寫的信看來，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心靈充滿了愛情——他愛他的父母和他的家人，他愛他行將分手的一同修道的弟兄們，他還愛他的家和他的國。

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將要永遠離開所有他愛的，他也實在願意過的新生活中充滿危險，困難，和寂寞，他雖然很清楚知道這些事，可是他更堅決的依賴着叫他過這困苦生活的天主，他很勇敢地，很喜歡地到南方去，熱烈地準備着按照天主的命令的工作，天主不是叫他的門徒去『訓誨萬民』嗎？（瑪竇第二十八章第十九節）。

那時候的船比現在的慢，他在旅途中過了五個月，太平洋上很可怕的風波使戴勉懷疑「太平」不是這個洋的名字，因為實在牠離「太平」太遠了。

在旅途中戴勉權充作管堂者，一天他覺得麵餅沒有了，他找了一些麵粉，試了幾次，就作成了麪餅。

在船上雖然工作和祈禱佔去了他大部分的時間，可是戴勉仍能在各方面幫助水手們作事。

他們在一八六四年三月十九日戴勉主保瞻禮日到達了檀香山，本地的人們都在岸上等着，拿着花圈歡迎他們。

森德維治島上的風景非常美觀，那裏雖然有人聽過天主的道理，可是仍有許多人對於真主不大認識，他們仍然作那屬於他們的腐敗的外教的一些殘忍而不良的事。

戴勉不久就知道土人中大多數都說英文，於是他立刻學習英文，日子不多就能運用得很自然。

在同年的聖神降臨節戴勉聖了神父，不久他的傳教工作就很熱烈的開始了，他被派去管理夏威夷島上的蒲娜地方，在這個地方有許多小村子，可是牠們都相隔很遠，從蒲娜這端到那端差不多要走三天的工夫。

在森德維治島上聖心會的神父們曾傳了卅八年的道，可是在戴勉以前七八年來沒有一位神父曾到過蒲娜，那裏沒有現成的聖堂，雖然有兩座以前曾開始建築。

他一到立刻就完成了這兩座聖堂，他又寫信給他哥哥請他送給他們一座鐘。

他從歐洲來的時候曾帶來一塊聖石，在新聖堂沒落成以前他到各處傳教就在這石頭上作彌撒——有的時候在人家小屋裏。

一起始他就努力工作着，他從這裏到那裏，講道理，教功課，看望病人，安慰苦惱的人們——一時一刻也不偷閒，他在各處建築新聖堂，同時還修葺舊聖堂，並親自動手參加建築工作。

他極為強壯，永沒有懶惰過，森德維治島上的土人素來懶惰成性，可是他們一看戴

勉神父勤苦的作工就有許多人也自奮發起來仿效他，有一些少年人太好了，戴勉神父就允許他們幫助他，他不能每主日到各村去，他教導這些少年人，派他們到較遠的村子去招集衆人在主日不能望彌撒的時候去祈禱。

同時戴勉神父自己的靈魂日益堅強，不朽，日臻聖潔，雖然他這樣勞累地長久地工作着，可是他每天祈禱的時間更多而且每天都告解，他很早就習慣對於自己在各方面說：「不」！現在他自奉極苦，因為他想用他的全力去爲天主和人們工作，他爲天主作的越多他就越想多作。

一次他得到了允許同一位老而多病的神父換教區，他的新教區較比舊的大也較難治理，但是爲了他的不自私他想應該要這個教區，以省去別位神父的精力。

一天他聽說管理某地方的神父死了，並且聽說那地方的公教教友還沒有人照料，這個地方雖他很遠，在一座山的那一面，但是戴勉神父止不住要爲這些沒有神父的可憐的人們着想，於是他就決定了到他們那裏去。

這座山非常險峻而不易登臨，他到了山頂的時候，才看出來還要登另一個同樣高的山，這却難爲他了，因爲他已經疲倦了，可是最後他終於又到了這座山的山頂，他還要過一個平原，然後再要爬另一座山。

在他到了第三座山的山腳的時候，他已經精疲力竭，手和脚也都出了血，可是他仍不退縮，他看着在他上面峭立着的石頭，對自己說：

「若瑟，往前進！天主也在那上面流過他的血」。

他又繼續前進，強使他破了的脚爬山，用他傷了的手去抓那尖硬的石頭，最後，從這最末一座山的山頂上他看見了他從那麼遠奔來的小村。

人們在知道了他是一位神父，並且知道他來是幫助他們的時候，都快樂極了！也非常感激他，這些喜歡和感激就使他忘了所有的痛苦和困難。

在森德維治島上他要過到很多危險，有的時候地震可以把全村子都毀滅了，可怕的狂風也有的時候要吹倒小屋子，還有很大的海浪能冲到地上來把人帶走，人們不論遇到

什麼危險，戴勉神父都要來幫助他們，安慰他們。

在他到各處走了一遍以後，最使他憂愁的就是本地人生長可怕的癩瘋病的太多了。這種病非常容易傳染，大夫們也沒有方法治療他們，得病的人每況愈下，他們的手指，腳趾，和身體其他各部分都腐爛了，就好像死掉了一樣。

不知道這種病當初怎樣傳到了這座島上，但是大家都想這病是從亞州傳過來的，牠傳佈的很快，本地人得這種病的太多了，可是却不能很快的死去，又不知道他是一種可以致人於死地的病，也不知道傳染得那麼快。

許多年都沒有法子可以止住這種病的傳染，最後在一八六四年因為病的人太多了，夏威夷政府就頒布了一條法令凡是有癩瘋病的人都要被送到摩洛開小島的北岸去。

要完全服從這條新法令實在太難了，夏威夷的家庭中都充滿了愛情，他們不能分離，患癩瘋病的人都不願意永遠離開他們的家。有一些人知道自己對於別人有危險就離開了，可是有的就不走，只是躲在深林中或藏在山的附近，他們的親屬，雖然沒有病，也

不願意離開他們。

不久，新王登基了，這條法令更嚴厲地執行起來，所有的癲瘋病人，不論老少，貧富，都被強迫地驅逐出境，有的時候他們沒有病的親友們也請求同他們一同去，可是政府不許，病人常常是用武力被送走，愛他們的人只能用淚眼在岸上看着，與他們親愛的病人永別。

戴勉神父看了多次這種淒慘的分離，他心中充滿了憐憫——憐憫這些被驅逐的可憐的病人，他極端希望去待奉這些人的身體和他們的靈魂。

在摩洛開島上，當他們煩惱的時候，沒有神父來安慰他們，一八七三年戴勉神父就請命到那裏，去看管他們，並且當時就得到了主教的允許。

剛得到了許可他就立刻起身到摩洛開島去，他亦不等與朋友告別不帶什麼東西，坐了一隻載着許多癲瘋病人的船就起身前往。

這些癲瘋病人住的地方太可怕了，就是像戴勉神父這樣英勇的人到了那裏也覺得駭

怕，那裏住着差不多有八百個癡瘋病人，有的用草蓆子樹枝結成小屋，就住在那裏，上面蓋着甘蔗葉子或是草，有的就什麼也沒有。

他們大家都擠在一起，窮而且髒，有老有少，有的已經死了，有的病只在剛剛萌芽。

泉離他們很遠，水極不易得，因為要從很遠的地方提來，癡瘋病人也極不容易得到衣食，他們衣履不整，滿身疼痛，並且臭味四出，任何健康的人到了那裏都忍受不住。

癡瘋病人知道他們是令人可怕的，他們無依無靠，而且也知道要在這種不幸的命運中，度過他們的殘生，他們都失望極了。

他們鎮日鬥紙牌來消遣，喝一種植物根作成的酒，除此以外就在吵鬧中生活着，這種病一天比一天厲害，因為對於這些可憐的病人就永遠沒有人注意過。

可是，戴勉神父剛一到這島上就對自己說：

「若瑟，這是你一生的工作」。

他毫不遲疑地工作着，雖然他知道他面對着的是什麼。

有好幾個主日的功夫他沒有地方住，他就在墳場內一棵樹下睡，他不想自己舒服，只是開始作這件與自己無關的終身工作。

他知道他的犧牲是什麼，他忍受他面對着的痛苦，就是死亡亦所不怕，他對於這些可憐的人們講道時，永遠說「我們癡瘋病人」而不說「我的教胞們」。

他身體強健，他聞不慣那種臭味，也看不慣那些污穢的地方，可是因為他有一種偉大的自卑心，他總不在臉上表示出什嗎來，他永遠笑，永遠快樂。

甚至於那些心腸最硬的病人也被他勝人的愛情和他那誘人的慈心所軟化了，他並且常到他們的破屋子裏去送聖體，安慰他們的靈魂。

他還照料着他們那可憐的將死的身體，他才去的時候島上並沒有醫生，癡瘋病人全部所有的只是戴勉神父一個人。

有些人不接受他所給的精神上的幫助，可是都把他看作生父一樣，因為他不管他們

信仰什嗎宗教，只是用了他的全力去減輕他們的病。

凡是不能自己吃的他就去喂他們，並且給他們紮裹瘡傷，他用他所有的油膏或是藥去治療他們，他們死了他就親手抬他們，甚至於還親手給他們作棺材。

他決定了應該把這些癲瘋病人的一切改良，他好幾次請求政府設法在摩洛開島上開一眼水井，最後井作成了，水也得到許多。

他又要求政府供給他木材給病人們作小屋用，最後也得到了，在一八八六年他完成了三百多所小屋；都是戴勉神父和病人們親手作的。

他又進一步請政府供給他們食物和衣服。

他鼓勵那些身體較爲強健的病人們作種植工作，不久，他們就有了菜蔬和花草，工作使他們忘掉了憂愁，大家看見了美麗的花也都喜笑顏開的了。

不久，戴勉神父太高興了，有一個醫生住在島上治療這些癲瘋病人了，他有一個藥房並且有各種治癲瘋病的藥，雖然有些藥不很有效驗。


他到了摩洛開島的時候，他就在卡拉塢地方建立了一座聖堂，不久在島的那端又建立了一座，這時，甚至於那些極弱的人們也能到堂裏去，不久他又擴大了卡拉塢的聖堂。

和天主一樣，他特別喜愛小孩子，在癡瘋人島上的小孩子也都愛他，一見面就把他包圍起來。

他教給他們功課，最初在露天裏，以後他就開設了學校，同時又有幾個勇敢的修女來幫助他——教導着看護着這些孩子們，他們中有許多是孤兒，他們的父母都得了癡瘋病死去。

把他們訓練過以後，戴勉神父很歡喜能夠看見那些癡瘋病人在堂裏副祭，或是聽他們唱降福的聖詩。

漸漸地全島上的人養成了一種新精神，這些可憐被趕出來的人知道，在他們當中，有一個人用一種極偉大的心情愛護着他們，並且愿意捨棄了他自己的一切來和他們共生



他們只看見他天天的在他們中間奔走著，作善事，他們只聽見他那和藹的聲音和震人的笑聲。不久，他的不自私，他那滿面的笑容就充滿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怨言和恨也日見減少。

他們有了新希望，拋棄了失望的心腸，他們聽從戴勉神父的話；更好的，他們還照着他的表樣作，他們也開始去跟隨他所愛而恭勤侍奉的天主。

他們有了勇氣，能果敢地自願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同天主一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他們的靈魂就充滿了新的喜悅。

高上的爭吵和無法無天的行爲完全消滅了，現在流行的只有彼此之間和平的諒解。

戴勉神父在這些病人中也常常感到寂寞，而且也知道將來不能再回去看他那些在遠方的家族和朋友，但是他有一位朋友，他愛他在萬有之上，這個朋友能安慰他，鼓舞他

——這位朋友就是天主。

他常在聖堂前祈禱，他常教導他那些可憐的孩子們去跟隨天主，請他安慰他們，並且請他把他們的愁苦變成快樂。

他在島上工作了十一年，並沒有受癲瘋病的傳染，他仍和以前一樣的強健。

一天晚上他回到家中疲倦極了，他覺得比往常累，想洗洗澡，洗完澡之後他意外地把一些開水灑在光着的腳上，可是他沒有覺出來疼，雖然水是那麼熱，那時他才知道自己已經染上了癲瘋病，因為他的腳失了知覺就是這病的朕兆。

在他知道了他的遭遇和他一直到死所要受的痛苦的時候，他勇敢的心也有些膽怯，可是很快地另一個思想來了，他很喜歡地想他同他那些受苦的教友現在實在是在一起了，因為現在他也成了一個癲瘋病人。

他偉大的心胸充滿了快樂與感激，因為天主已經允許他同他分擔他的十字架，這位宗徒現在比以前更親近地跟隨了他的主子。

以後在他病重的時候，他曾給他的主教寫信說：他覺得在他的教胞中「很快樂」。

他說：慈愛的天主知道怎樣可以使我更聖潔而且我每天都用一種決心說：「你的事要完了」。

他又安安靜靜地工作了四年，身體雖然越來越弱，受的痛苦雖然越來越多，他在一封信中告訴他哥哥說他自己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傳教者」。

他在一生最後的一年中又幫助別人建立了一座新聖堂，差不多直到最後的一天他仍然作彌撒，雖然較比困難點。

在他死的前幾個主日，他寫信給一位朋友說：

「我想慢慢地背着我的十字架走，而且希望不久能達到被釘的地方。」

在一八八九年三月廿八日他臥床不起，那時人們才知道這位為癡瘋病人準備了一切的人床上舖的什嗎也沒有，他只睡在地上，舖着蒲團，那些來幫助他工作的神父們這時覺得他病到這樣也實在難以把他抬上床去。

在四月十五日他死了，在前一天他對來看他的神父說：「我的死期不遠了，我還想

見「見主教的面，可是仁慈的天主要叫我同他一起去過復活節呢」。

人們埋了他，按着他的希望把他埋在他到摩洛開第一晚上所坐的樹底下。

在他死以前他知道天主要降福他的工作，他知道他死了他的工作仍能照常進行，在他的醫院裏，有幾位勇敢的方濟各會的修女們，在他這方面有兩位神父，這些人都肯去看護他捨命去愛護的癡瘋病人們。

在他死後的第四十七年，戴勉神父的靈柩已被送回比國，他生前不求任何報酬或榮譽，可是現在他享受了全世界人的尊崇。

看過他這本小傳的讀者們請祈求天主在世上教會給他更大的榮譽，並且請天主降福他，這就是說以後他在世上要被人認為「真福戴勉」，希望他偉大博施的精神可以在我們心中引起一種新捨己爲人心的精神，而且使我們此後更愛天主，更爲天主的緣故愛我們的鄰人。

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譯完

24
438524

438524

